

七面钟之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覃学岚 李华山 刘子旭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早起	(1)
第二章	事关闹钟	(15)
第三章	玩笑失败了	(22)
第四章	一封信	(35)
第五章	倒在路上的人	(45)
第六章	又是七面钟	(52)
第七章	邦德尔登门造访	(60)
第八章	吉米的造访者	(67)
第九章	计 划	(75)
第十章	邦德尔造访苏格兰场	(85)
第十一章	与比尔共进晚餐	(92)
第十二章	烟囱别墅的调查	(102)
第十三章	七面钟俱乐部	(114)
第十四章	七面钟会议	(123)
第十五章	验 尸	(132)
第十六章	双足飞龙教堂里的招待会	(141)
第十七章	晚餐之后	(151)
第十八章	吉米的冒险	(160)
第十九章	邦德尔的冒险	(166)
第二十章	罗兰的冒险	(172)

第二十一章 配方失而复得..... (180)

第二十二章 拉兹基伯爵夫人的故事..... (190)

第二十三章 巴特尔警监唱主角..... (201)

第二十四章 邦德尔大惑不解..... (211)

第二十五章 吉米的如意算盘..... (220)

第二十六章 围绕着高尔夫的话题..... (232)

第二十七章 夜间冒险..... (238)

第二十八章 疑 点..... (246)

第二十九章 乔治·洛马克斯的异常之举..... (255)

第三十章 紧急之召..... (265)

第三十一章 七面钟..... (275)

第三十二章 邦德尔目瞪口呆..... (283)

第三十三章 巴特尔揭秘..... (287)

第三十四章 凯特勒姆勋爵欣然应允..... (300)

第一章 关于早起

和蔼可亲的小伙子吉米·塞西杰一步两级地从烟囱别墅的宽大的楼梯上跑下来，由于下来得很是仓猝，所以与神情威严的管家特雷德韦尔正好撞了个满怀，特雷德韦尔端着一份刚刚煮好的热气腾腾的咖啡正在穿过厅堂。幸好特雷德韦尔躲得快，所以没有酿成大祸。

“对不起，”吉米忙赔不是。“我说，特雷德韦尔，我是不是下来得最晚的一个？”

“不，先生，韦德先生还没下来呢。”

“好的。”吉米说完，进了用早餐的屋子。

屋子里除了房东太太以外，空无一人。她用责备的眼光扫了吉米一眼。这一眼扫得吉米很不舒服，就跟他看到打鱼的人晾在木板上的大头鱼的眼睛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哼，岂有此理，这女人干吗要用这样的眼光看他？不

就是在一幢乡下的房子里没能在九点三十分准点起床下楼嘛。说真的，此时已是十一点一刻了，或许，最晚也只能晚到这个时辰了，不过，即使这样……

“我怕是起得晚了一点吧，库特夫人。是不是？”

“噢，没关系。”库特夫人说话的口气中透着一种哀伤。

其实，人们吃早饭迟到是一件令她很不安的事情。她婚后的头十年里，奥斯瓦德·库特爵士（当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先生），说得严重一点，只要他的早饭迟于八点哪怕是半分钟，便会大发雷霆。库特夫人也渐渐地把不准时的习惯看成是最最不可原谅的罪恶。而且习惯终归是难改的。她是个直性子，有时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些年轻人连早起都做不到，那他们还能干出什么像样的事来呢。奥斯瓦德爵士常常对记者和别的一些人说：“我把我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早起、俭朴和井井有条的生活习惯。”

库特夫人身材高大，身体健康，但总是一幅哀伤的样子，她大大的眼睛里透着忧伤，说起话来声音低沉。如果某个画家想画一幅“为死去的孩子而哀悼的拉切尔”的油画，那么，库特夫人必定是理想的模特。而库特夫人如果真的去演情节剧，她也会扮演得很出色的：“在纷纷落下的大雪中，跌跌撞撞前行的一位妇女，被一个恶棍遗弃了。”

她的样子使人觉得她一生中必定有过极大的隐痛。实际情况是她从未有过什么不幸，倒是嫁给了奥斯瓦德爵士后使她也出人头地了。做姑娘时她是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小精灵。当时，她深深地爱上了奥斯瓦德——一位在她父亲的五金店边上开了家自行车店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他们曾经过得很快乐，先是租了几间屋住，后来有了一幢小小的房子。然后他们的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华丽，但总是与“工场”离得不太远。近来，奥斯瓦德的成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才使他和“工场”脱离了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他总喜欢租用全英格兰最大最豪华的别墅。这幢叫“烟囱别墅”的别墅是一个有些年头的地方。两年前从凯特勒姆勋爵夫人手中把它租过来的时候，奥斯瓦德觉得自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库特夫人对此并没有那么高兴。她是那种性格孤僻的女人。刚结婚的那几年，她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和“女孩子”闲聊，有时甚至是跟三个“女孩子”聊，跟自己家里的佣人们聊天是库特夫人那个时代的主要消遣。现在尽管身边有着一群女仆，一位像主教大人一样威风凛凛的管家，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仆，一群叽叽喳喳在厨房帮忙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女孩子，一位有点“性格”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外国厨师，还有一个一走动就要哑着嗓子叫唤的女管家，而库特夫人却像一个人困在一个孤岛上似的。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从开着的法国式窗户缓缓地走了出去，让吉米·塞西杰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马上趁机多吃了几片腰花和咸肉。

库特夫人忧心忡忡地在露台上站了几分钟，然后鼓起勇气想跟麦克唐纳套上几句，麦克唐纳是园丁里面的头儿，此时他用独裁君主的目光巡视着自己统治的这块领地。他是园丁中的酋长和亲王，他了解自己的领地，而且像暴君一样统治着它。

库特夫人惴惴不安地走近了他。

“早上好，麦克唐纳。”

“早上好，夫人。”

他以园丁头儿的口吻回了话——口气中带着哀伤，但不乏尊严——恰如一位参加葬礼的帝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弄些那边刚熟的葡萄作为今天晚上的甜食？”

“但还没到采摘的时候呢！”麦克唐纳说。
他语气缓和而坚定。

“哦。”库特夫人说道。

她鼓起勇气说道：

“噢，但是，我昨天去了上面的那间温室，尝了一颗，味道挺不错。”

麦克唐纳打量着她，弄得她脸红了。他的目光使得库特夫人觉得自己干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很明显，已故的凯特勒姆勋爵夫人从未如此失礼，竟然进自家的温室随便摘葡萄吃。

“如果您事先吩咐一声，我们早就摘一大串给您送去了。”麦克唐纳的口气很严厉。

“噢，多谢了。”库特夫人说道，“行，下次我一定这样做。”

“不过葡萄现在还不宜采摘。”

“是的，”库特夫人喃喃道，“是的，我想是不宜。那就算了吧。”

麦克唐纳保持着一种威严的沉默。库特夫人又一次鼓

起了勇气。

“我正想同您谈谈玫瑰园后面那块草坪的事。我想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草地滚木球场。奥斯瓦德爵士非常喜欢滚木球。”

“为什么不呢？”库特夫人心里想道。她在早年学习英格兰历史时就知道，弗朗西斯·德雷克和他的骑士朋友们不是在玩滚木球时才看见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吗？这显然是一项绅士玩的游戏。而且麦克唐纳也不应该反对。但她没有把这个园丁头儿的固有习性考虑进去，那就是反对别人对他的一切建议。

“也许可以这样改造一下。”麦克唐纳态度暧昧地说道。

他说话的口气里有一种泼冷水的意味，但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诱使库特夫人彻底放弃。

“如果能把它打扫一下……呃……修剪一下……呃……诸如此类的事情吧。”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当然。”麦克唐纳慢吞吞地说道，“这能做到。但这就意味着要把威廉从那边叫过来了。”

“噢！”库特夫人心中并不明白。“那边”两个字在她脑海中丝毫没有引起什么意义——除了让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一首苏格兰的歌曲——但对于麦克唐纳来说，这无异于是最强烈的反对了。

“真遗憾。”麦克唐纳说道。

“当然。”库特夫人说道，“是遗憾。”她真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急急忙忙地表示赞同。麦克唐纳死死地盯着她看。

“当然，”他说，“如果您有吩咐的话，夫人……”

他没有说下去。但他话中的威胁口吻对库特夫人来说是再明显不过了。她立即投降认输了。

“哦，不，”她说，“我知道您的意思，麦克唐纳。不……不……威廉最好还是留在那边吧。”

“我也正是这么认为，夫人。”

“那是，”库特夫人说，“那是，当然。”

“我想您会同意的，夫人。”麦克唐纳说道。

“哦，当然。”库特夫人又说了一遍。

麦克唐纳正了正帽子走开了。

库特夫人不快地叹了口气，目送着他走远。吉米·塞西杰在饱餐了一顿腰花和咸肉后，来到露台上站在了她的身边，他也叹了口气，但他叹气的心情截然不同。

“这个上午真是好极了，嗯？”他说。

“是吗？”库特夫人心不在焉地说，“哦，对，我想是。刚才我没有注意到。”

“其他人呢？是不是都在湖上划船？”

“我想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确实在湖上，我不会觉得奇怪。”

库特夫人转过身又一头钻到屋里去了。特雷德韦尔此时正在端详一个咖啡壶。

“噢，我的天，”库特夫人嚷道，“他……他还没有……”

“您是说韦德先生吗，夫人？”

“对，韦德先生。他还没下来吗？”

“没有，夫人。”

“已经很晚了。”

“对，夫人。”

“噢，我的天，我想他总有个时候会下来的，你看呢，特雷德韦尔？”

“当然，夫人。昨天韦德先生是十一点半下来的。”

库特夫人看了一下钟，已经十一点四十了。她心中涌起了一阵同情心。

“真是太难为您了，特雷德韦尔。您得把这儿打扫完，然后在一点钟之前又得把午餐摆好。”

“我已经习惯年轻绅士们的生活方式了，夫人。”

他话说得不重，但责备的口吻是毫无疑问的。教堂的大主教在责备一个好心但无意中犯了错的土耳其人或别的异教徒时也会用这种口吻。

库特夫人今天早上是第二次脸红了，幸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别的事。门开了，一个表情严肃、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把头伸了进来。

“噢，原来您在这儿，库特夫人。奥斯瓦德爵士找您有事。”

“哦，我马上去，贝特曼先生。”

库特夫人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鲁珀特·贝特曼是奥斯瓦德爵士的私人秘书，他从另一个方向，从吉米·塞西杰还悠然自得地站在那儿的那扇窗户旁走了出去。

“早上好，猩猩。”吉米跟他打了个招呼。“我想我得去拾掇拾掇，好取悦于那些该死的小妞们。你来吗？”

贝特曼摇了摇头，顺着露台和书房的窗户走开了。看着

他远去的背影，吉米露齿一笑。他和贝特曼同过学，当时，贝特曼是个不苟言笑、戴着一副眼镜的孩子，天知道是什么原因竟得了“猩猩”这么个外号。

吉米心里在想，猩猩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一头蠢驴。那句俗话“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认真的”用在他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吉米打了个哈欠，慢慢地向湖边走去。姑娘们都在那儿，有三个，都是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两个梳着黑色的短发，另一个留着浅色的短发。那个最喜欢格格笑的叫海伦，另一个叫南希，至于第三个，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人们管她叫袜子。和这些女孩子在一起的是他的两个朋友，比尔·埃弗斯莱和罗尼·德弗罗^①，两个都供职于外交部的一个部门。

“嗨！”海伦打了个招呼。“吉米，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先生呢？”

比尔·埃弗斯莱说：“你该不是说格里·韦德还没起来吧？应当想办法治治那个家伙。”

“他要是不小心，”罗尼·德弗罗说道，“有那么一天会整个儿错过早餐的，跑下楼来发现已是吃晚饭或茶点的时候了。”

“真难为情，”那个叫索克斯^②的女孩子说道，“库特夫人都担心到了那个分上，她越来越像一只想下蛋却找不着窝的母鸡了。太不像话了。”

① 罗尼即罗纳德之昵称。——译注。

② Socks，意为袜子。——译注。

“我们去把他从床上揪起来吧。”比尔建议道，“来吧，吉米。”

“噢，我们还是微妙点儿的好。”索克斯插了一句，她对“微妙”这个词似乎情有独钟，张口闭口都少不了。

“我是个大老粗。”吉米说道，“我微妙不来。”

“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干吧。”罗尼漫无边际地建议道，“你们看，让他在七点钟起床，把全屋子的人都惊动起来。特雷德韦尔惊掉了他的假胡子，把茶壶掉在地上；库特夫人变得歇斯底里，一下子倒在比尔的怀里——比尔的力气大嘛；奥斯瓦德爵士‘哈！’一声，钢铁公司的股票攀升一又八分之五点；猩猩大发脾气，把眼镜摔在地上再踩上几脚。”

“你不了解格里。”吉米说，“我想泼上足够多的冷水或许能够把他弄醒，但方法还得适当才行。不过他翻个身还会睡过去的。”

“噢，我们应该想点比泼凉水更微妙的办法来。”索克斯插了一句。

“好啊，那你说怎么办？”罗尼直截了当地问。但谁也没有想出什么别的法子来。

“我们应当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的。”比尔说，“谁点子多？”

“猩猩。”吉米说，“他来了，和往常一样风风火火地过来了。猩猩过去就是个用脑子的人，他真是不幸，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我们让猩猩来想办法。”

贝特曼先生耐心地听着他们有点互相矛盾的陈述，他的神情就像一个随时准备开溜的人一样。他听完后立即说

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建议用闹钟，”他简截地说，“为了防止睡过头，我自己就一直用闹钟。我发现早上不声不响地送上一杯早茶有时并不能把一个人弄醒。”

他急匆匆地走开了。

“闹钟？”罗尼摇了摇头。“一个闹钟？要把格里·韦德吵醒，一打可能还差不多。”

“干吗不呢？”比尔脸涨得通红，口气很认真地说，“我有一个主意，咱们大家去商场去一个人买一只吧。”

大家笑着，聊着。比尔和罗尼去找车子去了。吉米被分派去打探餐厅里的情形，他很快就回来了。

“他在那儿，为了把迟到的时间赶回来，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烤面包和果酱。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不跟我们一起去看呢？”

最后决定去找库特夫人，让她设法把他拖住。吉米和海伦、南希一起完成了这项任务。库特夫人显得很困惑，也有些担忧。

“开个玩笑？你们要当心些，好吗，孩子们？我是说，你们注意不要损坏了家具和其它东西。你们知道，下个星期我们就得归还这幢房子了，我不想让凯特勒姆勋爵有什么……”

比尔从车库回来了，这时他插了进来，让库特夫人不必担心。

“不要紧的，库特夫人。邦德尔·布伦特，凯特勒姆勋爵的女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不会有什么顾忌的，绝对不

会。我敢打包票。而且也不可能造成什么损坏。这是一件静悄悄的事情。”

“很‘微妙’的事情。”那个叫索克斯的姑娘加了一句。

库特夫人神情忧郁地沿着露台走时，格里·韦德正好用完早餐从餐厅里出来。吉米·塞西杰是个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脸的年轻人，而格里·韦德则显得更白，脸也更加圆胖，但和他毫无表情的面孔一比，吉米显得更为狡黠。

“早上好，库特夫人。”格里·韦德说道，“其他人在哪里？”

“他们都到贝辛商场去了。”库特夫人说。

“干嘛去了？”

“为了开个玩笑。”库特夫人用她特有的低沉、忧郁的口气说道。

“大上午的开玩笑也未免太早了些吧？”韦德先生说道。

“可现在并不是很早呀。”库特夫人意有所指地说道。

“恐怕我是下来得晚了些。”韦德先生坦率得可爱，“奇怪的是，无论在哪里，我总是最后一个起床。”

“的确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韦德先生仔细想了想说道，“我想不出来，我敢肯定。”

“你起床不就得了吗？”库特夫人建议道。

“噢！”韦德先生惊呼了一声。她直截了当的建议让他大为吃惊。

库特夫人继续热情地说道：

“奥斯瓦德爵士在我面前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对一个要

求上进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守时的习惯更好的了。”

“这个我知道。”韦德先生说，“在城里的时候，我也不得不这样做。我是说，上午十一点我必须准时赶到那个老掉牙的外交部。您不要总以为我是个懒虫，库特夫人。噢，在低处边界那边，您有着多么漂亮的花儿呀。我说不上它们的名字，但在家里我们也有一些——就是那些紫红色的叫什么来着的花儿。我姐姐对园艺也简直是着迷透了。”

库特夫人马上显得高兴起来。她心中的委屈却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那你们家的园丁又怎么样呢？”

“我们只有一个园丁。那家伙年纪大了，人又木讷，懂得并不多，倒是吩咐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对吧？”

库特夫人用一种极其深沉的语气表示赞同，而这种深沉满可以使她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演员。他们转而开始讨论起园丁的邪恶来。

在这段时间里，去贝辛商场买闹钟的那拨人也进展得颇为顺利。那家商场让他们找了个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买闹钟着实让店主惊喜了一阵子。

“我真希望邦德尔也在这儿。”比尔嘟囔道，“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你会喜欢她的。在体育方面是把好手，而且很有脑子。你认识他吗，罗尼？”

罗尼摇了摇头。

“不认识？那你也太不沾腥了。她可是个很性感的妞儿哟。”

“还是蓄着点儿嘴巴，说得微妙一点儿吧，比尔。”索克斯说道，“别光知道背地里说姑娘们的坏话，赶紧做正事吧。”

默格特罗伊德先生是这家商店的主人，一见顾客上了门就扯开了生意经。

“如果您要我说呀，小姐，您就不要挑这种7/11型的。当然，这种型号的钟也不错，我并不想贬低它，但我会建议您买这种10/6型的。多加点儿钱完全值得的，性能可靠极了。我不想让您买了以后又……”

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让默格特罗伊德先生说下去可没个完，必须像关水龙头一样把他关住。

“我们要的不是可靠。”南希说。

“只要能走一天就行了。”海伦补充了一句。

“我们不想随随便便地要一只。”索克斯说，“我们要一只闹声特别响的。”

“我们要……”比尔一开口就让吉米打断了，吉米那机械的脑子最后总算抓住了一次机会。在随后的五分钟里，各式各样的闹钟响成一团，简直把这个商店搅得沸腾起来。

最后，他们挑了六只足可以当发令枪的闹钟。

“大家听我说几句，”罗尼漂亮地加上了一句，“我要替猩猩也捎上一只。这是他出的主意，把他排除在外可太不像话了。在场的人中他也算一个。”

“说得对。”比尔说道，“我要给库特夫人再带上一只，越多越开心。她正在做艰苦的前期准备工作，没准现在正在跟格里瞎聊呢。”

的确，就在这个时候，库特夫人正不厌其烦地说麦克唐纳和一个极漂亮的妞儿的事呢，而且说得津津有味。

所有的闹钟都包装好并付了钱，默格特罗伊德先生看着远去的汽车，脸上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情。现在这些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真能折腾，但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他松了一口气，转身接待下一个顾客，是一位牧师的妻子，她想要一个不漏水的茶壶。